

【中东问题】

阿以冲突与罗斯福的世界蓝图

李卫华¹, 焦玉奎²

(1. 西北大学 中东研究所, 陕西 西安 710069; 2. 大庆高等专科学校 社会科学系, 黑龙江 大庆 163712)

摘要: 罗斯福的世界蓝图对战后的世界局势产生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 它是战后世界总体格局的蓝本, 同时它也给一些地区性问题(如巴勒斯坦问题)的产生、发展和走向制定了一个框架(或曰游戏规则)。通过分析罗斯福蓝图的中东部分, 回顾战后阿以冲突的产生、发展, 指出了罗斯福的构想对阿以冲突的演变产生的一些影响。

关键词: 世界蓝图; 巴勒斯坦; 阿以冲突; 中东

中图分类号: D815.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1-6248(2004)02-0085-04

Arab-Israeli conflict and Roosevelt's blueprint

LI Wei-hua¹, JIAO Yu-kui²

(1. Institute of Middle East Studies, Northwest University, Xi'an 710069, China;

2. Department of Social Science, Daqing Normal College, Daqing 163712, China)

Abstract: Roosevelt's blueprint of world had a significant influence on the post-war world. It also provided a structure and form for the tendency of some local problems such as Palestine problem. Having reviewed the Roosevelt's blueprint of Middle East and the development of Palestine problem, the thesis draws a conclusion: the situation of Middle East is relevant to the Roosevelt's blueprint.

Key words: blueprint of world; Palestine; Arab-Israeli conflict; Middle East

阿以之间大规模全面冲突的爆发始于1948年, 半个多世纪以来, 双方经历了无数次战争和流血冲突, 彼此之间积聚了太多的敌对和怨恨, 起码的信任及和解的气氛已丧失殆尽, 致使中东陷入长期动荡和战乱之中, 时至今日, 中东和平进程虽已启动, 但和平仍遥遥无期。阿以之间矛盾对立的根源可以追溯到2000多年前的“巴比伦之囚”^[1], 但在现代社会, 引发双方之间出现延续至今长达半个多世纪敌对、战争的则是20世纪发生的两件事: 一是1947年11月联合国大会通过的巴勒斯坦分治决议; 二是以色列援引这一决议于1948年5月宣布建国。从这个意义上说上述两起事件是阿以冲突爆发的直接起因, 而这两个事件又与罗斯福时期的美国对犹政策或者更确切地说是与罗斯福的世界蓝图以及由此而来的中东政策密不可分, 因而我们有必要先了解一

下罗斯福的世界蓝图。

一、罗斯福蓝图的全球和地区

罗斯福世界蓝图的主要内容是: 在全球建立一个由美国领导的、符合美国利益的世界政治与经济秩序。为此需要采取两种措施: 一是组建一个普遍性的国际组织——联合国; 二是建立以美国为核心的世界经济体系。

在地区方面, 罗斯福所设想的新秩序是以美、苏、英、中四大国的战后合作为基础, 即由这四国合作负责战后世界主要地区的秩序。这些主要地区罗斯福把他们分成西半球美洲大陆、欧洲、亚洲、非洲, 和中东。每个地区的和平由相应的大国负责。如: 美国负责西半球, 英国和俄国负责欧洲……, 等等。具体到中东地区, 特别是巴勒斯坦, 他有更多的考

收稿日期: 2004-02-23

作者简介: 李卫华(1975-), 男, 山西代县人, 西北大学中东研究所博士生, 主要从事中东国际政治、国际关系研究。

©1994-2015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虑:其一是支持犹太人在巴勒斯坦建国;其二希望大国在这一问题上合作。

(一) 罗斯福支持犹太人在巴勒斯坦建国

罗斯福支持犹太人建国早在 1939 年前后就有所表露。他曾在一次与布兰代斯(当时美国锡安主义运动的领袖,而且是美国最高法院的法官)^[1]的会晤中指出:“在我看来,伊拉克是个适合巴勒斯坦阿拉伯人的居住的新家园,这里可以安置 20~30 万阿拉伯人,这大概需要花费 3 亿美元……。”他曾经两次在同英国代表的谈话中提到重新安置的问题……。后来在 1940 年 2 月与魏兹曼的首次会谈中,罗斯福也试探性地提出了他让巴勒斯坦的阿拉伯人移居的想法^[3]。

罗斯福对中东(特别是巴勒斯坦)问题的思考是 1942 年基本成型的。这一年圣诞节,罗斯福在同他身居财政部长的朋友(同时也是海德公园村的邻居)摩根索的谈话中谈到了这一问题。摩根索记得罗斯福是这样说的:“首先,我想把巴勒斯坦建成一个宗教国家。然后把其中的耶路撒冷单独划分出来以一种三方共管的方式(即希腊正教、新教、和犹太教三方成立一个联合委员会)来管理……,让阿拉伯人搬走……,我将为阿拉伯人在中东的其他地方找一块土地……每搬走一户阿拉伯人就搬进一户犹太人……但我决不会使搬进来的犹太人人口超过该地方的经济承受力……它应该是一个像别的国家一样完全独立的国家……,当然,如果犹太人口占总人口的 90%,犹太人将在政府中占主导地位……,阿拉伯人可以搬到很多地方去住。”^[3]

(二) 罗斯福希望大国在巴勒斯坦问题上保持合作,以确保该地区的和平、稳定与繁荣

罗斯福对在战后能继续保持战时盟国间的合作关系充满信心,他认为这种合作可以解决许多问题(包括巴勒斯坦问题)。1942~1943 年的冬季,他曾对他的助手威廉·哈西特(William Hassett)说:美国应该负责西半球的和平,英国和俄国将保持欧洲的稳定……,至于巴勒斯坦和中东,“丘吉尔和我最适合办这件事”。^[3]罗斯福把建立一个犹太国家看作是战后大国合作机制的体现。他本人和丘吉尔将在战后到联合国成立这段时间保持事务性的合作伙伴关系,负责问题的解决。^[3]后来,他对其设想作了一些修改。在罗斯福逝世前的几天,罗斯福向几个来访者抛出了在他脑中成型的“新公式”。他说:战后巴勒斯坦的责任方面可能超出了他和丘吉尔的能力,代替他们的将是联合国组织,联合国将着手建立一个犹太国,这个新国家的生存也将由联合国保障。

这里可以明显地看出:罗斯福已把巴勒斯坦当成新秩序下国际社会的第一个实验品。

尽管对阿拉伯人来说未见得公正,但应该说罗斯福却是以一种他自认为美好的愿望为巴勒斯坦勾画蓝图的。他在提出上述设想时,并不希望看到流血冲突和战乱,而是希望看到中东各族人民和平共处、安居乐业。只是,他的这些构想从总体上说有些欠妥或者说有失公允(这一点,后来特别是在他会晤伊本·沙特后有所领悟^[3])。于是出现了大多数人所不愿意看到的悲剧结果。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出现这样的结果与他的世界蓝图又是脱不了干系的。

二、罗斯福蓝图对阿以冲突的影响

(一) 罗斯福的世界蓝图是日后巴勒斯坦长期动荡的根源之一

众所周知,美国的态度直接影响着巴勒斯坦问题的走向,而美国的态度又是深深烙着罗斯福世界蓝图印记的美国历届政府中东政策的体现。从这个意义上讲,罗斯福世界蓝图是巴勒斯坦出现今天这样结局的原因之一。

1. 罗斯福的中东构想对历届美国政府中东政策的影响

罗斯福有关中东的构想对随后历届美国政府中东政策的制定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他的构想也因而成为美国中东政策既定方针的思想来源之一。

杜鲁门执政后,经过一段时间的摸索,对前政府的中东政策逐渐作了一些调整,特别是在巴勒斯坦问题上,杜鲁门对阿以双方的态度已由前政府的不偏不倚转为公开地偏袒锡安主义者。这似乎给人一种印象:罗斯福、杜鲁门两届政府的政策截然不同,不存在什么明显的联系。然而,只要对两者略作分析,就不难看出两者的密切联系和罗斯福的中东构想对杜鲁门政府的中东政策形成产生的重大影响。

首先,应当看到两届政府的政策的精神实质都源于罗斯福对中东的构想。罗斯福对巴勒斯坦的构想是两种倾向的交织的反映,一方面他同情历史上犹太人的不幸遭遇;另一方面他又不想使美国背上太重的包袱(有人认为,面对纳粹对犹太人的迫害罗斯福没有表现出应有的同情,比如说让更多的犹太人到美国,而是要求英国开放巴勒斯坦,这有些慷别人之慨的嫌疑),他的中东构想就是在调和这两方面的矛盾。因而这种构想中有较多的理想主义的色彩。正如有些学者所言:从约翰·亚当斯以来的美国领导人有时更看重理想而不是利益……^[2]。罗斯福

始终对巴勒斯坦有一种思维定势:即这片土地应该归犹太人所有。正如他所说的巴勒斯坦“应该是犹太人独有的土地”。^[3]从这些以及前面引用的罗斯福与摩根索的私下谈话中,一个活脱脱锡安主义坚定支持者的面目昭然若揭,而他的继任者杜鲁门对锡安主义者的支持则早已是众所周知。到底杜鲁门对锡安主义者的支持是同罗斯福一样出于内心深处浓厚的理想主义色彩还是其他个人因素占有很大的成分,我们一时无法考证,但他们两人都是理想主义色彩很浓的政治家,在政策中明显流露出同情犹太人这一点是肯定无疑的。

其次,杜鲁门的政策在实质上是前政府政策的延续。罗斯福曾在许多公开场合表达了对锡安主义者的支持,甚至支持他们建国的主张^[2],只是出于多种考虑未能始终如一地、大大方方地对锡安主义者表示支持,而杜鲁门对犹太人的支持则要明显的多。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是因为杜鲁门上台以后,形势发生了很大变化,其中最重要的一点是二战即将结束,随着战争临近尾声,中东的地位和作用已经不像战时那样重大,由此,对阿以争端可能给战争进程带来不利影响的担心已属多余。因而继续奉行罗斯福时期过于模棱两可的政策实在是有些落伍,在支持犹太人这一大前提下对中东政策作一些微小的调整不仅可能而且必要。于是,作为这一政策的修正——杜鲁门的对犹政策就自然而然地出笼了。我们甚至可以作出这样的推测:如果不是考虑到战争时期激怒阿拉伯人对中东局势可能产生的不利影响^[4],罗斯福决不会表现出不偏不倚的态度,而可能会采用比杜鲁门更加激进的政策。这种推测并非无稽之谈,美国总统罗斯福于1944年10月公开宣称:“我知道犹太人曾经在多么长的时间内多么热切地争取并祈求建立一个自由民主的犹太共和国。我相信美国人民支持这个目的,如果我再次当选,我将帮助实现这一目的。”^[5]从这个意义上说,杜鲁门的政策就是罗斯福时期政策的自然延伸。

第三,罗斯福之后的历届政府都面对一个既成事实——罗斯福时期得到普遍认同的中东政策,对此作出重大调整多有不便。包括杜鲁门在内的每届新政府上台伊始在中东政策方面都面对着这样一个既成事实:即美国已经在多种场合公开表示支持锡安主义者,因而美国有义务履行其向所有犹太人许下的诺言。由于政策具有一定的延续性,新一届政府想对此作出任何重大更改,都是比较困难^[6]和要冒政治风险的。所以,后来的美国历届政府都没有对此作过什么

根本上的改变,都贯彻这样一个方针:一方面支持以色列;另一方面又极力拉拢阿拉伯人,甚至不惜“牺牲原则”(美国历来鼓吹推进民主、自由和人权,不屑与“独裁、专治”的国家为伍,这是他们标榜的原则,但美国当初却与伊朗、沙特等君主制国家建立盟友或战略关系,这似乎背离了这一原则)拉帮结派、拼凑军事集团。这种在表面上不偏不倚而实质上偏袒以色列的作法虽不能说是完全继承了罗斯福的衣钵,但在精神实质上却是一脉相承的。即他们在潜意识中认可并继承了罗斯福对未来巴勒斯坦的一些设想(这一点在分治决议中得到了体现)。

2 以罗斯福构想为基础成立的联合国对阿以大规模冲突的爆发负有责任

1945年,以罗斯福构想为蓝本的联合国终于成立了,与此同时,许多国际问题也急待解决,巴勒斯坦问题就是其中之一。

一战结束以后,中东包括巴勒斯坦在内的很多地区成为英国的委任统治地。到二战结束时,巴勒斯坦虽然仍是英国的委任统治地,但由于局势日益严峻,暴力袭击、恐怖事件防不胜防并且不断升级。工党政府眼看已无法维持在巴勒斯坦的统治不得已被迫作出放弃的决定,1947年4月2日英国正式宣布把巴勒斯坦问题提交给联合国处理。在同年11月29日的联合国大会上,联大以33票对13票、10票弃权的表决结果通过了《巴勒斯坦分治方案》的决议。这一决议被称为181号决议。随着这一决议的通过,以色列于1948年的5月14日宣布建国。紧接着(5月15日),阿拉伯国家联盟宣布“圣战”,巴勒斯坦战争(第一次中东战争)全面爆发。战争爆发后,联合国作为维护和平的普遍性的国际组织虽然发挥了其作用,安排了多次停火,但总的来说并没有像罗斯福设想的那样有效、及时地制止战争。

巴勒斯坦战争进一步加深了阿以之间的对立,酿成了许多新的问题,使阿以之间冲突不断,中东局势更加动荡不安。后来又陆续爆发了三次中东战争。同时巴勒斯坦境内的阿拉伯人也逐渐加强了反以斗争的力度,使这一地区的局势更加错综复杂。直到今天这一地区仍没有出现持久的和平,更不必说罗斯福曾经设想的阿以之间实现友好合作共同繁荣的局面了。

从历史的回顾中,我们不难看出:正是联大的181号决议引发了阿以双方第一次大规模的战争。从这个意义上说,该决议就是战争的导火索。这个联合国的决议尽管使犹太人得以实现建国的目标,

结束了犹太人 2000 多年没有国家流散世界各地的历史。但是从总体上说,它是片面的、有失公允,也是极不光彩的。暂且不说作为一个国际组织在没有征得当事国同意的情况下通过一个划分国家疆界的决议是否合法,单就它作出的这个以牺牲一方为代价去满足另一方要求的决议,就使这一决议的公正性令人生疑,因而它蒙上了人类的耻辱,在现代世界史上制造了一桩人类的悲剧,使上百万人被赶出家园流浪异乡,使中东长期沉浸于冲突和屠杀中,数十万人失去了生命。^[6]

(二)罗斯福的构想造成了大国在这一地区竞相争夺的局面,使中东长期陷入了以阿以冲突为核心的持续动荡之中

联合国成立以前,中东事务几乎均被英法等国操纵,包括美国在内的其他国家几乎无权过问。而联合国成立之后,情况至少在形式上发生了改变。昔日西方大国的对亚、非、拉等地的殖民统治或逐渐被联合国的托管制度取代,或在联合国的干预下有所改观,许多国家由此相继走上了独立之路。

但是应当看到,联合国在一定程度上(特别是在早期)是大国手中的工具,甚至联合国本身就是大国强权政治的产物。联合国任何重大决议的通过,没有几个大国的首肯那简直是无法想象的。从这方面看,联合国只是大国力量对比的一个中介。联合国以现在时髦的会议内外磋商、台前幕后交易,取代了过去依靠战争才能实现的格局转换。在这些交易中大国总是在利用联合国来实现主导权的转移和过渡。包括中东在内的许多前英法殖民地地位的变化,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大国之间力量对比的改变和各种势力的重新组合。就中东而言,英国把巴勒斯坦“交给”联合国,意味着英国把这一地区的部分主导权经联合国之手“转让”给了美国甚至苏联。

然而这种转换并没有带来完全的和平,围绕着这一地区的许多重大问题美苏两国又展开了争夺,加剧了这一地区局势的复杂性,几次中东战争几乎都能找到大国插手的痕迹。冷战时期中东之所以持续动荡,原因多在于此。

(三)罗斯福当初的设想还涉及到当今阿以如何实现和平的许多现实问题,发人深省

令人称奇的是,罗斯福似乎已经预见到影响中东和平进程的一系列因素,近来影响中东和平进程的一系列问题几乎都能在他当初的设想中找到。

罗斯福曾设想“中东各民族——犹太人和阿拉伯人和平共处”。他曾指出:“这些新独立的中东国家——犹太国和阿拉伯各国——将构成一个广泛的双边的联邦来促进他们共同的经济的发展……。人民将会安居乐业、繁荣昌盛。”^[3]他还提出过有关中东的许多问题:如解决移民问题,甚至提出卸任后要帮助解决中东水资源短缺的问题。

众所周知,中东和平进程受着多种因素的制约,其中,既有主要因素又有次要因素。而主要因素中领土、主权始终是关键问题,除此之外的另一些问题算是次要因素。但即便这些次要因素也是不容忽视的。这些因素包括水资源、环境、经济合作等涉及日后阿以长期合作、共同发展的一系列问题。这些问题已在马德里和会上被提及,也早已引起一些有识之士的高度重视(水资源匮乏问题严重地困扰着阿拉伯国家,并对国家安全构成威胁,有关这一问题,世界银行副行长伊斯梅尔·萨拉杰丁曾预言下个世纪将会因为水而战^[1])。而这些恰恰是罗斯福在半个世纪前就提到过的问题。

此外,另一些看似枝节的问题也是罗斯福曾提出过的。例如,不知出于何种目的,他曾建议在巴勒斯坦建立的犹太国家周围围上一圈铁丝网^[3]。而最近,以色列沙龙政府修建“隔离墙”引发的新一轮危机^[7]恰恰让人联想到罗斯福的铁丝网。这或许是巧合,但或许存在着必然的联系。总之,这值得我们深入思考。

参考文献:

- [1] 彭树智. 二十世纪中东史[M]. 北京: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1.
- [2] 阿巴·埃班. 犹太史[M].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1986.
- [3] Peter A Knopf. *Israel in the mind of America*[M]. New York, 1983.
- [4] Cheryl A. Rubinberg. *Israel and the American national interest* [M]. The Board of the University of Illinois; 1986.
- [5] 乔治·柯克. 战时中东(George Kirk, *the Middle East in the war*)[M]. 牛津: 牛津大学出版社, 1954.
- [6] 唐晓. 美国外交决策机制概论[J]. 外交学院学报, 1996 (1).
- [7] Ed Blanche. Grasping the nettle[J]. The Middle East, October, 2003 Issue.

[责任编辑 杨彬智]